

青春文库

新概念作文选

奇幻卷·比萨城堡

萌芽编辑部选编

陶磊推荐



明天出版社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

奇幻卷·比萨城堡

萌芽编辑部选编

陶磊推荐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萨城堡/《萌芽》编辑部选编.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4. 9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奇幻卷)

ISBN 7-5332-4666-7

I. 比... II. 萌...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4877 号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奇幻卷

比萨城堡

《萌芽》编辑部选编

责任编辑: 孟丽丽 封面设计: 负 二

*

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90×1240 毫米 32 开本 4.25 印张 14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32-4666-7

I·1010 定价: 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序

»»» □赵长天

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功举办六届以后，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而且在文学界和出版界建立了威信。这主要依据两点：一是由著名作家和名教授组成的评委会的权威，二是逐步健全比赛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执行以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所以这项赛事发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和写作新秀。

但是，文章的好坏优劣实在没有严格的、严密的、绝对的标准，见仁见智的情况太多了。况且，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有六万多人参加，水准普遍较高。尽管没有舞弊，尽管初评和复评的专家都很认真，也还是可能有一些好文章被遗漏。每次比赛结束，我都会收到一些信，也在网上看到很多帖子，满是落选的孩子表达的失望、遗憾以至愤懑。我完全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虽然我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总还是想努力作一些弥补。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起因。

收入这套书的作品来自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落选作品，编选和点评由几位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

的获奖者担任，是为了换一种选拔的眼光。当然，文学的标准总体上说并没有年轻年老的区别，但在不同的年龄段，审美取向还是可能有所差别。当然，还是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还会有遗珠之憾。永远都会有遗珠之憾，能做的只是尽力弥补。但愿年轻的朋友们能理解“此事古难全”，但愿你们保持对文学写作的热情，也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套书。毕竟，这是你们的同龄人编选的，应该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吧。

目录

[1] 赵长天

[1] 刘 怡

[6] 祖妍丹

[9] 刘 畅

[13] 马雪昆

[22] 李茂沙

[29] 胡洁婷

[36] 杜婷婷

[42] 金 城

[49] 郭晓笛

[56] 杨潇潇

[61] 霍 亮

[69] 王悦姝

[76] 王 阳

[81] 王文静

[89] 周 雪

序

花开

远古的召唤

海的女儿

比萨城堡

星愿紫瞳

露西法之诗

天使在人间

迷失的城市

夜音·冥界篇

左岸的乌鸦没有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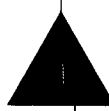
从牌局走出的上帝

蓝玄冰之泪

毁灭·希望·未来

愁岛之城

流转



空圆	[96]	董 晶
冰封王座	[103]	张 生
黑色浮雕	[109]	高 峥
鸢尾花开	[116]	王蔚冉
Mir or woool(传情)	[127]	刘俊峰

花开

»»» □刘 怡

花
开

“看见了，”我顺着父亲的手指望去，高高的山顶上坐落着飞鹰一般的殿宇，太阳的金辉给它镀上了一层熠熠的光。父亲低头向我一笑：“那就是我们的新家。”听得出，他的声音有着雪山般的凝重和浑厚。

我出生在一个大雾紧锁的冬晨，父亲叫我瞳眈。依稀记得妈妈是个温情似水的女性，尽管她那温柔微笑的目光掩不住深深隐藏着的忧伤，可那也是短暂的，终在一个月华清丽的晚上，她依偎在她所爱的人的怀中，逃离了父亲的宫殿，也永远离开了我。

我被关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四壁的高墙刷得幽蓝幽蓝的。我像住在大海深处寂寞的鱼美人，跟父亲派来的机械、麻木却又十分渊博的导师生活了十六年。看不到花开，只有天空不小心漏下的星星点点的光斑，和镶嵌在墙上的青石上泛出的迷人光晕。

十六岁的生日，女仆们照例端来了父亲华丽奢侈的礼物。金线和珍珠装点的尖头鞋，白色的绸缎长裙，还有各种各样的披肩和首饰。我知道父亲希望我做一個对他忠诚的洋娃娃，永远地守在他的身边，不懂拒绝和背弃，只有顺从和缄默。

我微笑着，优雅地站起来，感到指尖轻轻触过那些冰冷的祝福。我凝视着他们，眼神平静而乖巧，我感到他们都如同父亲的脸，扭曲着，变形着，越来越有些恐惧。

我的门突然打开了，我惊讶地看见了一个人，他穿着黑色的斗篷，盖着半边脸，手中拿着花冠，紫菀花扎成的花冠，闪烁着群星般迷人的紫辉，他走到我的面前，把花冠轻轻地戴在我的

头顶。我感到他的手指温柔却异常冰冷。

“他永远都不知道你母亲想要的东西，更不知道你想要的东西。”他说。

我看着他干瘦铁青的下巴，“难道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我不知道，但我可能猜得到。”他微笑着看着我，在那一刻，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最富有诗意的眸子，淡淡的湖蓝色，很温柔，他没有父亲眼中的庄严和权力，没有仆人眼中的呆板和死气，更没有我眼中的寂寞和忧伤，它是特殊的，是如同母亲裙角般的柔软。他俯下身，我感到他颤动的嘴角，轻轻掠过我苍凉的额头，“我明天还会来的。”他在我的耳边轻轻说道。随后他像突然出现一样，又突然消失在我的面前。留下一阵淡淡的花香。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迷惑而快乐。当我回过神来，再看那些灿烂的礼物，我才发现它们是如此的黯然无光。看起来那个宫殿中毫不相干的男子，活生生地闯进了我的心中。这个神色颓唐、面颊消瘦的男人，似乎就是那个我等待十六年的人，他打破了这座宫殿层层的高墙，让我第一次看见了那些如蓝天一般纯洁、清澈的幸福。

第二天，他很早就来了。我坐在深蓝色天鹅绒的椅子上，穿着白色的埃及式长裙，把我盘在帽子中的卷发披了下来，装点上鲜妍的干花。我看见他的眼中写满了惊讶，我兴奋得感觉到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我要他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被软禁在宫殿中面色苍白、憔悴不堪的泥娃娃。

“你今天想看什么呢？”他喃喃地问道。“朝霞，我想看到太阳刚升起的样子。”我兴奋地叫到。“这是你名字的意思，对不对？”我听见他的声音充满了笑意。

我的眼前渐渐出现了一片恬静的墨绿色。在那绿色的尽头，淡淡的红色一点一点地出现，一点一点地加深，天与地的尽头被镀上了一层辉煌的金边，一个红彤彤的圆球缓慢而真切地升了起来，把我的眼睛也映成了一片红色。那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氤氲着优雅的青墨色晨雾，空气中弥漫着青草与花朵的清甜，那似梦似烟的云朵缭绕在我的身边，融进了我干涸了十六

年的心中，化成了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心中慢慢地漾回着、流淌着……

等那一切幻境都消失了的时候，我激动地想向他送去一个美好的微笑，却发现他站过的地方放着一盆含苞待放的花。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抱在怀中，吻它羞涩的花蕾，我听见一个美丽的声音在心中快乐地欢呼：“我都要开花了，你还等吗？”

那天晚上，我抱着它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美丽的女子站在高高的云端，她穿着洁白的绸缎裙，披着光泽的卷发，她看着我，目光柔和而端庄，我向她伸出手去，亲切地呼唤她……这时我惊醒了。我又看见了他，他坐在我的床前，他蓝色的眼睛在黑夜中显得特别明亮。我一把抱住他，让泪水落在他黑色的斗篷上。他抚摸着我的头发，沙沙的声音就像南迁落伍的大雁悲哀而迷茫。“我梦见我的母亲了！”我说。我感到他的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

“你知道她。”我问，“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非常非常勇敢。”

我挣脱了他的怀抱，使劲地盯着他。我在他的眼中看见了一个身姿袅娜的女子，我重新躺在床上，苦涩地笑着。他从怀中掏出一支苍凉古朴的笛子，开始吹奏。凄美的音符，从他的指尖倾泻而出，像水一样围绕着我，将我轻轻地托起。我听见自己身体中的某种东西发出了银铃般的回声，一下一下地拨动我的心弦。我扯了扯他的袖口。

“这首曲子叫什么？”

“《In The Past》。”

“我也要学。”

他俯下身看着我，他眼里写满的全是过去。

晚上我在钢琴上发现了他写给我的琴谱，我拿着它坐在钢琴旁，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手指也能和他一样，能弹出如此优雅乐曲，而不是导师教给我的单调一致的练习曲或进行曲。那游动着的音符钻进了我的血液中，它一次又一次地流过我的心，流过我的身体。这个雄伟的宫殿似乎已经消失在我的眼前，那片朝霞映照的草原平静而甜美地在我面前浮动，就连微微吹过

的风都带着陶然的微笑。

我身后响过一阵衣服摩擦的声音。我兴奋地转过头去，带着欣喜的目光，却看见父亲暗暗地站在我的面前。我的微笑顿时被父亲冰冷的嘲笑冻僵在脸上，父亲庄严的黑眼睛喷着可以灼伤一切的火焰，火焰呼呼地燃烧着，在我的四周围成了一个不可超越的火圈，我异常平静，坐在那里，扳着手指。似乎这一切都是早已被安排好的，是我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

父亲眼中的愤怒却渐渐地平息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庄严和肃静。他向我走来，伸出手，第一次抚摸我的脸颊。虽然隔着厚厚的手套，我依然感觉到父亲宽大的手掌传来丝丝的温暖。他拿起琴谱，“这是他谱的，你的母亲就因为这首曲子离开了这里。如果你也要离开，我绝对不会阻拦你的。”父亲话中的每个字都充满了无奈。我惊讶地望着父亲刚毅的脸，这是他第二次和我说话！我突然明白，原来我在这里为母亲、为我守候了十六年，就是为了等待父亲的原谅。父亲的话在我的心中炸开了一道裂口，泪水从我的眼中滚落到心中，发出嘀嗒的声音，震动着我的心和我刚刚开始的幸福。父亲转身离开，在他转身的那一刻，我看见了一滴眼泪在他的脸颊上默默滑过。我愣在那里，头脑一片空白。

以后的几天，父亲和他都没有再出现。我静静地守候着那盆花，它们已经吐出了白色的花蕊，开始散发出阵阵清香，似乎只需要用手轻轻一碰，它们就会美艳艳地绽放。

在一个晚上，它们终于开放了。绿色的花托骄傲地举起矜持鲜妍的花瓣，花蕊在风中轻轻地颤动着，花香若有若无地浮动在静谧的午夜中，我把头深深地埋进它们的怀抱，泪水打湿它们脚下的土壤。一只熟悉的手轻轻地抚过我的头发，我困惑地抬起头，看见了他，他冰冷的手指擦过我脸上的泪痕。

“花开了！”我哽咽道。

“是啊，花都开了。”他说。

我抬头想看他，可惜这夜色太黑太浓，我怎么看也看不出他蓝色的眼睛中有着怎样的目光，我只听到他的声音在颤抖。

他沉默了，黑夜中只有我和他的呼吸声交织着，像水和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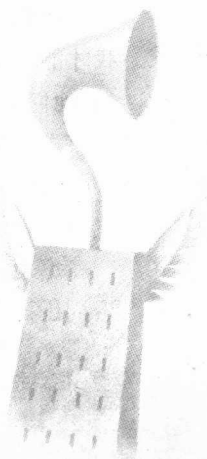
一般缠绵着、依偎着。我感到我身体中的某一种东西在慢慢地破碎,簌簌地坠落在心底,发出沉痛的呻吟。我知道这个晚上我注定要心甘情愿地放弃好不容易等来的唯一幸福,重新坠入寂寞的深渊中。

他的呼吸声慢慢地淡了下去、轻了下去,我彷徨地伸出手去,试图去留住些什么。但那种用尽全力却什么也留不住的绝望深深地镶进了我心中最软弱的地方,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我依旧在这间蓝色的屋子中无望地等待,在每年生日那一天沉默而微笑着接受父亲的祝福。他没有再出现,那盆花也没有再开放,因为我只有一次十六岁的机会,而那开过的花也会在冬天枯萎、死去、消失。

我依旧在寂寞的时候弹起那首歌。我的母亲在十几年前因为它而得到幸福,十几年后的我再弹起它得到的却是寂寞。这不是我不够勇敢,而是因为我明白:每一朵开过的花都不一定会结出甜美的果实,像爱情也像自由……

(四川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远古的召唤

»» □祖妍丹

我是一个哑巴。
阴冷的四壁之间横着一线月光，像薄薄的刀刃——直白的冰冷、简约的优美，从一面爬向另一面。

有时它悄无声息地趴在他的脸上，照着他紧闭的眼睑、枯藤一样的长发，却是那么驯服；是最狂野的幼狼对头狼的驯服——野性的、灼灼的、仰望的眸子。仿佛炫耀似的融入他唇纹的阴影里，跌进他鼻息的起伏里……

我总是抱着胳膊坐在最远的角落里凝视着这放肆的光，它总让我想起他长长的手指：苍白的色、坚硬的骨。单单就是这手指，就好像拥有着大地与苍穹赋予的力量，挟制着亘古难言的秘密……

一座石室、一个沉默的男人和永远黑暗的长夜、停滞在肺里的冰凉的空气，构成了我几乎全部的童年。我总在黎明来临前睡去，我是哑巴……聋子……瞎子……

漫长岁月里，只有每年当那些身穿兽皮的人们来朝拜时，我才能看见另外的东西，听见自然的声音。那些人是不出声的，他们都跪着，以最卑微的姿态面对站立着的、双手伸向天空的男人。他的眼睛里有太多说不清楚的期待与冷漠，纠结着一缕一缕血丝样的怨恨。然而这些却再不能让我吃惊，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她的眼睛。

那也是在一次祭祀上，当我贪婪地动用所有的感官触碰着周围除却人的一切时，忽然有个小小的声音叫：“哎呀，我的

石头！”于是我就望见了这世上最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它凝结着冰晶一样纯粹的美丽，不设防备、没有界限。清凉灵动的眼神，像圣山上的雪光，在我脑子里鼓荡，胀得我快失去知觉。转动粗糙的舌头，第一次，我发出声音：

“哎呀，我的石头！”

.....

怀抱着她，我仍沉迷于她的眼睛和她身上的温度。那是一块含着冰的火石，一丝的冰凉总是游移在她的指尖、脸颊，游移在每一个我想抓住它的地方。她闭着眼睛，很满足的样子。也许只有我知道，这个女人终究是要背叛我的，这个现在躺在我怀里的女人终究是要背叛我的……我感到心痛，她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说话、第一次听人说话、还有第一次心痛。

.....

那次祭祀后，她被放逐到那些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恶劣的地方，直到我找到她。而我，也离开了石室和那个叛徒——他不过就是个叛徒，只是侥幸，血管里流的是一个高贵民族的血液。他背叛了他的族人，在一场战争的前夕，抱着儿子逃走，来到一个愚昧的地方做起了神。不！我不相信我是他的儿子，不然我不会一直都不畏惧他，不会留他一个人在那儿，不会离开他！我要回到我的族人那里，回到离月亮最近的地方。逃走那夜，我听到身后他如狼一般地嘶叫：

“楔，回来！”

我不会回来，他知道，我也知道。

.....

我带着她一直在黑暗里穿行。树高大的阴影像海面上汹涌的巨浪一波一波地向我们扑来，混合着斗争气味的空气在我们左右徘徊不去。寂静中除了我们沙沙的脚步声，就是远处狼群的嘶鸣……

.....

她坐在高高的祭台上，仍然拥有那种让我沉迷的目光，只是不再看着我，它越过大地的边缘，投向让她企望而又无可奈何的地方。

我们回来了，我们分开了：我成了奴隶，作为是叛徒儿子的惩罚；她成了坐在族长旁边的女人，作为对她美貌的奖赏。我不愿意看她无动于衷的样子，不愿意看她没有变化的神情，不愿意这么近、这么卑微地靠近她。心——又痛起来了。心啊！别——痛——了——

.....

哑巴、聋子、瞎子，我活在一切的外面；
瞎子、哑巴、聋子，一切都活在我的外面；
对于他们，或许我并不存在；
对于自己，我也不想存在得过分实在；
沉默的种族、跳跃的黑影、慢慢渗进来的寒冷、刀刃样的月光下枯坐的男人。

.....

轻轻一声叹息：
“哎呀，我的石头。”

.....

万籁归静。

后记：

一直偏执地认为欲望是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元素，热情、斗争、虚荣、追求……无非都是欲望引发的闹剧而已。然而我们究竟要的是什么？大概也不外乎一块“石头”而已，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放不下虚荣，不需要虚荣的人又活得痛苦……

就是如此而已吧，一块石头。

（内蒙古赤峰市乌丹一中）

海的女儿

>>> □刘 畅

海
的
女
儿

我坐在亚特兰蒂斯的断垣，海水暖暖地亲吻我，色彩斑斓的鱼儿摇头摆尾地从我眼前掠过，悠闲而友好地吐着气泡。抬头望，太阳宛如一朵紫色的花儿，漾着神秘的色彩。我的太阳形状的花园里开着些烂漫的花儿，每天我静静地陪她们坐着，翻手看不到未来，覆手找不到以后。

姐姐们用眼泪换了时间，她们说：“走吧，去游历你宿命的人间。”

碎 片 一

我希望离你近一些再近一些，这样我就不用无能为力地仰望你的忧伤。

什么时候开始迷恋天空，有厚重的如贵妇般慵懒的云层，或者自由自在，浮云如烟。

你在漫过膝盖的绿草地里独行。抬头有苍穹，苍穹上流云飞奔，你痴痴地看，直到瘫坐到草地上，泪流满面。

每天你面对相同的人面对相同的路，只有抬头看到每天不同的苍穹时才清醒，原来混沌的不是梦，而是生活。

真真切切的生活，只有浮云无声飘过。

你是个迷了路的小孩，那我是不是应该一动不动地站在这里，一直等到你找到方向呢？

你说，请你不要等，我会用浮云理清我的生活。

我看着和你同样的天空，你说这是我想你时候的天空。

我们看着同样的天空，一辈子一辈子地看下去。

可是。

我还是离你那么远，我还是要那么无能为力地仰望你的忧伤。

罢了，我可以仰望，但请你不时地，回眸。

碎 片 二

下次看到你，一定要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阳光阳光。

你头发上飞扬的头巾，你头巾下微卷的黑发飞扬。

白晃晃的底色，你的色彩是唯一的跃动。

你走过来坐在我脚下，你抬头看我，音乐突然炸开，CALIFORNIA 的阳光。

CALIFORNIA，我的族人是喜欢那里的。

你不说话，只是久久地仰着脸看着我微笑。

群鸟从我们头顶扑棱棱地飞过。

你给我一个十年的咒，你说十年以后，请你找到我。

我站在阳光里，右手搭住颈前的链，微笑凝固。

阳光散去，仰头看到落了叶的树，兀自插在高高的天空，树干的曲线和缝隙告诉我十年会很累很长，你真的决定念念不忘？

我点头，我的笑渗着你给的阳光，刺伤我自己的眼。

群鸟穿过树林唱着南飞——她们要追随阳光，而我决定一路同行。

虽然我不知道，如果我找到你，你会不会补给我这十年的阳光。

可是我，一意孤行。

碎 片 三

回首的那一刻我触到的目光，是不是证明我们相依为命？

灰色的斑驳的墙壁。我贴着它走过去，你贴着它走回来。

音乐是很冷清的，衬着灰色的墙壁以及昏黄的天空。